



山
海
文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4
1



文庫
A1274
1

牧山佐藤楚材著

牧山樓文鈔

清 金嘉穗 孫萬人 錢鐸 王治本
日本 重野成齋 川田甕江 菊池三溪
鷺津毅堂 南摩羽峯 坂谷朗廬
丹羽花南 鷺津蓉裳 藤井齊雲
評

碩

德

文庫
A1274
1

春

年

宿

望

尊

海

通

六

以觀

道

常

存

金卯



柳田泉文庫

牧山樓文鈔目次

卷之上

觀蓮賦

近古戰論

桶狹間
鴻臺

本能寺
天目山

朝鮮
三形原

上校本新論箋

與河三吏書

與人約遊松蓮寺書

又

送權大屬丹羽君之西洋序

贈久野三郎序

新年詩序

墨水觀雪詩序

嚶鳴集序

陸宣公全集序

日本政記摘注序

唐宋八家文讀本摘注叙

文明字類序

國史略序

冰雪帖序

日本政記論贊講義序

卷之下

記畫

自在菴記

種竹記

又

秋玲瓏園記

擷芳園記

先廬圖記

養愚菴記

松風館記

說仙

漢儒窮經而經亡辨

題耕織圖

題伏生授經圖

題謝安圍棋圖

題歸去來圖後

書文信國忠孝二大字後

題鄭所南露根蘭圖

題天台山圖後

題書畫帖後

又

三緘圖贊

壽星贊

孔子十哲贊

玄奘三藏贊

寶池仙老師贊

筆銘

土方橋碑

樵雪神墨先生碑

東海衆山君墓表

要言不煩可謂
好結末矣、應江

舉實多。今吾何必考彼庶卉。昔人謂莫如茲花。色稱
絕世。態絕紛華。風人博物。入詠於澤陂。騷客多情。託
製於裳衣。雙枝已偉。夫姚合十丈。又聞之退之。蓋亦
已為靈瑞。宜其或號水芝。乃把六郎相擬。醜武墜之。
妄言。謂雙步可生。笑東昏為暗君。嗟乎其艷美人。其
風君子。苟全其芳潔。何嫌在泥滓。

宛然宋人之賦。句格甚蒼老。金嘉穗

余不解賦。至律賦則不解更甚。此篇蓋律賦也。姑
妄評之以八字曰。布置整齊。舖張不冗。然亦不自
知其當否也。川田甕江

近古戰論

桶狹間

夫元龜天正之際。天下瓜分。英雄割據。無日不戰。大
小不下數百戰。而戰勝之快。莫快於桶狹間之一戰。
今川義元率駿遠參數州之兵。西上將欲一掃沿道
諸侯。觀威京師。而霸天下。當是時。織田信長首當其
鋒。衆咸危之。勸其迎降。信長不聽。大築鷲津丸根善
照寺丹下中島諸城。以拒之。及東軍之來攻也。攻一
城輒陷。又攻一城輒陷。獨最後一城堅守不拔。於是
義元大怒。叱咤發縱。風馳電逝。舉軍赴之。當是之時。

朱山抄 卷之一 二十九

義元軍四萬而麾下所餘不過二千會土人獻酒來賀戰勝上下沾醉信長謀而知之急率輕銳三千襲之義元授首一敗塗地嘗聞孫子論兵曰勝可知也不可為也而至於論虛實之計則曰勝可為也蓋勝不可為者言其常也如能虛實之計則勝敗之政唯吾所欲故曰勝可為也今夫義元之兵衆而信長寡義元實而信長虛然而呼吸之間彼之實變而為虛我之寡變而為衆所謂神而明之者信長其人也宜其戰如以礮投卵也余嘗經桶狹間徘徊顧瞻當驛道之南亂山遷迤岡脊相連問之土人西兵之襲義元

遷迤
連接也

文情生動金

葦山而來自西而北繞出其後自高而下勢如風雨以擣其虛斯其所以不及一戰而敗也雖然義元亦有取敗之道夫禍生於所忽難起於所持義元視信長甚小以為不足一戰而自恃其衆以為天下無敵是以陷信長計中而不自知焉然則非信長能勝義元義元自敗也後之為將者可以為殷鑒矣

叙事夾議論議論夾叙事魏叔子文中最多寂擅長史記伯夷屈原諸傳是所出之祖也 金嘉穗

本能寺

織田右府入京宿本能寺明智光秀率兵圍之而弑之世論者多謂右府遇臣無禮故值弑逆之禍余以爲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光秀素有霸天下之志蓄謀逆之心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觀其聯歌會所詠可見特恐其衆不聽遲疑不敢發故屢許右府旨以餌之使其無禮於己而以激衆怒也其發兵也已踰桂川勢如決機乃曰敵在本能寺衆咸愕然始知其叛盖前此不敢發非特秘其計恐衆之不聽而不敢發也故右府無禮於光秀非右府無禮特陷賊計

中而不自知也。及光秀圍本能寺，令衆曰：「襲小敵，用長兵，恐為天下笑。」於是切長兵弓銃皆棄去，而以短兵接戰。夫弑逆大罪，天地鬼神之所不容，天下萬世之所醜也。不知是之慙，而徒耻用長兵，不顧弑逆為天下笑，戮大小順逆之不明，何其老耄顛倒之至於此也。右府出拒之，猶呼醫曰：「信長戰沒，從婦女子，天下後世其謂何？」汝率去之。夫當騷擾紛紜之際，方寸從容，慮事詳密如此，何其英雄度量之洪也。嗚呼！右府唯其度量之洪，故視老賊不以為意，終陷其計中，而不自知。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亦右府之過。

餘波極有姿致
也。余深惜其東討西伐，殆將削平天下，而一旦敗亡，悲夫。方事之殷也，有待女某氏不肯去，手揮眉尖刀，直衝衆格鬪，斃十餘人而死之，信不慙，右府侍女矣。亦足以落賊膽也。余尤快之。

一出一進，文意紆迴，已臻妙境。金嘉穗

朝鮮

夫相將不相善為相者忌功於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自古無之若夫兩將不相善則不特無功敗立隨之矣孫桓子諸人不相善晉兵敗矣宋之南渡金終不可禦者張俊陷岳飛於死也豐公朝鮮之役亦若是已夫朝鮮雖曰小國分為八道土廣人衆我一軍深入彼四面起而萃之則危矣故分道而入使彼備多力分計固為得矣雖然既命清正為將而又遣行長是豐公之過也夫清正行長平素不相善豐公豈不之知哉然而必遣行長者其意蓋曰彼二人不

相善必相競立功奮戰力鬪必倍他日成功可速不知是乃其所以無功也自古英雄駕御人大率類此用智之過也或曰清正行長不相善朝鮮之役無功職此之由誠如子言然破八道擒兩王子曜威海外使其讐服豈不亦愉快哉曰事之愉快者必有後患夫八道破而王子擒彼其蓄怨之深將入於骨髓其不加遺一矢於我以相報復者特力有不贍耳夫力既不贍則或借人之力譬夫伏火壓之而火不消發必炎炎不可嚮近是東照公深謀遠慮所以結好也雖然和大怨有餘怨古人所懼也嗚呼誰也後必有

至論金

當其患者然則神后非耶曰時異也

三論以紆迴之筆寫踏實之理洵乎文章老成與年俱進良非易易金嘉穗

之。以。為。恃。險。者。之。戒。余嘗讀吳子之書。武侯問水戰。吳起對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為奇勝之。余以為孫吳之於兵。宜有驚天動地之策。今其論平平。未足以為奇。余甚不服。及證以鴻臺之敗。而後知其說為實用而不可易也。世傳北條氏之入鴻臺城。據刀根川為要害。渾渾巨流。無舟不可渡。彷徨觀望久之。會有大鳥立于水中。乃知其淺深之處。潛兵渡川襲之。遂以勝之。蓋亦吳子一言之効也。余故又表之。使讀孫吳者。知一言片辭不可忽略也。夫鴻臺所恃者川也。川固

稱坂東大川。而有淺可涉。未足以恃矣。然而恃之。里見氏之敗。亦不足怪。嗚呼。神於兵機。其唯東照公乎。起伏呼應。格調甚密。筆陳如常山蛇。金嘉德始惑之。始不服。並以鴻臺一敗證之。而後得其解。兩而後知字眼。此法蓋自魏永叔來。重野成齋

確論金

也勝賴之於天目山桑榆之日也未可同日而語焉
余以為不然興則為東隅亡則為桑榆耳東隅桑榆
何常之有勝賴如能興則天目山亦東隅矣昔晉過
江而東諸人相邀宴于新亭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
不殊舉目有山河之殊皆相視流涕唯王丞相愀然
變色曰當共戮力克復神州何至楚囚相對今勝賴
之在天目山無復王導之奮激徒作周顛之悲傷何
其鄙也夫賴朝之在石橋山屯之上六一變為上九
陽剛能有為者也勝賴則不能終於上六陰柔夫子
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勝賴有之然人不保其終當

觀其始觀於其父信玄逐父奪位殘刻立國易所謂
積不善之家有餘殃彼其不善之報亦勝賴不幸而
當之又奚必深咎勝賴哉

此篇艱澁恐不足煩筆削楚材

多脩飾於文句間金嘉穗

尊云艱澁者略為平潤矣精采在結處一段也金嘉穗

三形原

余讀詩至小雅采芣而後知先王知兵之深也。序詩者曰：采芣者，命將帥之詩也。其詩曰：其車既駕，四牡翼翼。又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說者曰：主將戎車，四牡翼翼，然壯矣。於是三軍之士，勃然而奮，踊躍赴功也。然則三軍強弱，一在主將。主將固三軍之司命也。東照公之用兵，始於大高輸糧，終於阪城，大小七十餘戰，所謂大戰四焉。三形原亦其一也。夫三形原之役，唯其戰也大，故其敗亦大。當戰之酣，紛紛紜紜，矢石雨注，東照公凝然獨立於其間，四顧指揮，衆見其

危。強南其馬首。揚鐵鞭之。馬逸而奔。遂免。既歸。命洞開其城門。就枕甘睡。敵至不敢迫而去。散兵亦漸聚。夫戰勝敗互有焉。小敗而不挫者。世亦有之。今夫是戰也。其敗一大矣。僅免而歸。然而從容安閒。如不爲意者。其氣之壯。爲何如哉。是蓋鬼神所不能撓也。雷霆所不能驚也。況於信玄乎。夫主將既如此。故三軍之士。雖敗不挫。隨敗隨振。當是之時。德川氏之兵。以強鳴於天下。職此之由。嗚呼。古昔先王。所以惓惓於主將。戎車四牡翼翼者。豈非知兵之深乎。抑觀士不於富貴。而於貧賤。必也貧賤不卑屈。不隕獲。而後士

之賢見矣。觀將亦然。不於戰勝。而於戰敗。必也戰敗而不撓。亂不挫折。而後將之能見矣。是非所以論東照公也。雖然。就此而觀之。亦可以見其一端矣。晉李克用。一代英雄。用兵方行。威震天下。及其後兵敗。意沮氣折。悒悒成疾。兵勢亦爲之漸弱。而不振。不有太原遺孽。殆滅其國者何也。

起首摸昌黎中腹鬼神雷霆三句。則肖子瞻末段把觀士與觀將並論。理致深遠。重野成齋

上校本新論箋

新論一部，謹校完，隨箋納上，蓋聞昔人以校字比風
庭掃葉，謂其旋掃旋有也。茲恭承明教校正，臣某始
之，臣某中之，而臣某實終之。雖臣等極詳慎，亦未能
自保其無遺也。臣等無任誠恐誠懼之至。夫天下之
事千緒萬端，而莫大於防海一事。防海之議，源白石
嚆矢於前，林子平紹述於後。及至近代，海內之士紛
紛然言之，而莫備於新論一書。如臣者，所謂口談性
命四字出者，然未嘗忘國家。臣嘗考此書，五論分爲
七篇，曰國體，曰形勢，曰虜情，曰守禦，曰長計，言備矣。

此老成歷練經
事之言文情樣
實足以副之金

而扼其要則在守禦守禦誠備何問形勢何憂虜情
若夫國體長計二篇卓識高論尤足以聳動人聽雖
然凡識之卓也論之高也遠聞之如可悅而施之實
用則不合者每每有之談何容易是臣之恒言竊所
過慮也謹茲附箋以聞無隱冒瀆威嚴臣不勝誠恐
誠懼之至

通篇一氣轉折文勢甚好蓋氣全也金嘉德

與河三亥書

時維春寒伏惟筆硯清嘉楚材不佞一官鞅掌加以
多疾未得踵門覲面每以為憾雖然嘗聞之矣書者
心畫也詩者心聲也楚材雖不敏觀執事之書而誦
執事之詩四十年則知執事之心亦四十年可謂舊
矣故不敢自疎外輒因晉庵鈴公子以呈書勿惟唐
突也頃者公子使畫師寫朱文公像謂余曰子為我
作贊吾將請執事書之夫執事之書聞於天下而楚
材之文無聞於時今以聞於天下之書而書無聞於
時之文審其不可一矣執事寬齋先生之嗣而出粟

從心畫心聲說
入知心何等妙
筆癡江

東山先生集卷之五十五
二十五
二十九

山先生之門學有淵源，文有根柢，著述之富，布于海內，文章之妙，天下學士大夫共傳誦之。如須作贊，則執事可下筆矣。楚材何人，效斯薄技，審其不可二矣。雖然，公子之意，蓋曰：書則學於執事，學則受於楚材。而其所尊奉，則朱文公也。故朱文公之像也，執事之書也。楚材之文也，集之一幅，置之座右，庶幾朝昏視瞻不忘，其所從事，其意可謂美矣。故不避二不可而毅然為之，不識執事亦能姑置。夫二不可而成公子之美意乎？趙宋道學諸君子，皆有功於聖門，而大修群經，講如劃一，折衷漢魏唐宋之衆義，辨正功利空

求書旨趣在此
數句，雅江

數語切而盡

虛之邪說，使天下後世有所遵守，則獨朱文公之功也。贊專言此意，如有不當，乞垂明教。幸甚。楚材字曰晉用，少嘗東遊，後筮仕本藩，承之講官，行年五十有七，白髮飄蕭，所謂乾坤一腐儒也。楚材已知執事之心，又欲執事知楚材之為人，故并及之。

胸中縷縷，畢寫無遺

金嘉穗

不流功利，不陷空虛。贊朱子學術，尤得要領，則三亥宜喜寫其文，所謂置二不可，成公子之美，蓋亦謙詞耳。川田應江

--	--	--	--	--	--	--	--	--	--	--	--	--	--	--	--	--	--	--	--

與人約遊松蓮寺書

武之山高尾最靈而有名然往遊之非信宿不可松
 蓮寺則所謂三食而反腹猶果然者耳聞高尾可以
 覽十三州松蓮寺僅止八州其高卑可知某學好高
 遠而厭卑近頗為晦翁之罪人其於遊亦然故神馳
 於高尾久矣晉人將有事於溥沲必先有事於配林
 姑以松蓮寺為高尾之配林何如卿如有意惠然肯
 來某撰杖屨以俟

層折清出自然超雋又帶出學問見作者不僅流
 連山水金嘉穗

登高自卑此遊
 蓋晦翁之所喜
 朗簾

又

近得仙書一部。應山中靜讀也。百草里松蓮寺者。頗遠塵喧。暇日一遊。松下藉草。可以開卷消夏。然非卿無可與偕者。其地為八幡公舊蹟。蓋嘗率軍經此。而望中相與諸州。亦皆公用武之地。惟恐卿輒慨然而賦。骯髒歷落。不復與讀仙書耳。斯戒。

以僊書引入。翻出八幡公一節。是為洗洋自恣。頗妙。金嘉穗

簡淡中假極不倫事。反映風趣。超妙真仙乎。仙乎。朗廬

送權大屬丹羽君之西洋序

古昔我邦。當禮樂隆興之日。妙選人材。以西遣唐。文物聲明。參伍考核。以彼此相資者。寔繁。於是我德化日熾。月盛。西暨新羅百濟。東覃鞞鞞肅慎。如多賀城碑。可以徵矣。當是之時。管備諸公。實入其選。蓋非學識優博。才華穎異者。不得與其選也。今也天地一變。鎖開塞通。時當開化文明之運。於是精選有學有才。可任經綸者。以遣海外諸國。詢其政治。觀其風尚。歷覽其山川地域。其任蓋至重也。於是我藩權大屬丹羽君。實中其選。君既學術淵涵。才氣卓茂。而又端重

文境亦弘潤。至末一一照應。一絲不漏。文理極緻密。蒙裳

寡默器識深遠。初為學職。十八拔為近侍。十九轉錄事長。職居樞要。二十轉公用。人試補。今茲廿有一。以權大屬入選。夫開地圖觀之。赤而橫者曰某洲。青而大者曰某洲。白而斜者曰某洲。黃而濶大者曰某洲。紫而長者曰某洲。五彩以分五洲。森羅萬國大矣哉。今君是行也。目窮縱橫三萬里。胸儲上下二千年。弘廓濶大果何如哉。異日還國發為經綸。助文明之化。煥然爛然。一新天地者。豈區區遣唐之比哉。余雖老矣。庶乎見之。若夫古昔遣唐諸公。每以詞藻與在朝諸臣相唱酬。以為國華。亦君之所優為。雖然。抑末也。

非所望於今日也。明治四年辛未一月。

君留別之宴。余亦陪席末。今十餘年矣。回顧當時恍如夢寐。鷺津蓉裳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贈久埜三郎序

今所謂本草之學與古所謂本草之學其同耶其不同耶久埜三郎君劔士也而兼精其學出則與諸士講劔術其聲鏘鏘然入則彷彿乎花香藥氣間培土灌水檢花收實值有異種奇品則朱綠圖寫必如其真而後已又與其同社相評品相貿易若久志本氏飯沼氏申氏乙氏者凡數十人云昔客有問陶弘景注易與注本草孰先陶曰注易誤不至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唐子西嘗曰不然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世以為知言然大

疏暢自如金

不獨大合小則大然則本草其可忽乎善哉君有嗜
 於此也雖然吾意本草之學不尚多識務在救疾朱
 子注論語曰氣失其平謂之疾氣稟之偏者亦謂之
 疾余尤多疾人也而風痲不與焉余性愚駘不能機
 智奸巧聞藥有知母益智者其果能治之乎余口拙
 訥不能巧言如簧聞藥有甘草滑石者其果能甘我
 口而滑我舌乎余又多憂內自一身外至四海之外
 天地之所際無所不憂聞藥有忘憂含笑者其果能
 使余忘憂而含笑乎余嘗舉而問之君君不對而斯
 余曰儒者亦帶刀子能從我講劍術乎顧余髮種種

六十之年已屆曷能瞋目戟手為此及其請余一言
 輒復舉而問之

感慨萬端而仍以和平出之不媿儒者之文

金嘉穗

A large empty rectangular grid structure, possib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diagram, consisting of multiple vertical columns and a few horizontal rows.

新年詩序

唐虞曰載載始也。夏曰歲取星也。殷曰祀祀嗣也。周曰季取禾也。其名雖異。其為十二月則同。余賦新年詩以十二首為限。以配一歲月數。客笑之曰。詩言志。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何所不之。詩亦何有定數。且苟如子言。則一首配天數。三首配三才。十首配河圖之數。百首配晝夜之刻。如此求配。何適不合。凡言配合者。周人倡焉。漢人和焉。皆附會穿鑿無用之談也。是故七律配七同者。周語之妄也。八音配八風者。左氏之妄也。五德配五行者。班氏之妄也。三十輻共一轂。

一語喝破學識
空世金

女
山
樓
文
鈞
卷
之
五

輔拂股肱之臣配焉作三十世家者太史公之妄也
牧山子顧侍者曰速酌客

如唐人注疏能得樸茂便佳政不在講起結與名
句也視若尋常其品實高吾知淺學而尋行數墨
者弗能為也 金嘉穗

蕩蕩而來絀然而止章法奇創 浦井蓉湖

墨水觀雪詩序

有二客至几上偶有觀雪詩取而覽之一客曰語或
涉酒旗歌板脂粉風懷非經生所宜也余曰固矣哉
子之言詩也古有詩而後有題後世就題賦詩故題
之所無雖風花雪月不得言之境之所有雖酒旗歌
板不得不言有而不言詩非其詩也且詩人比興固
貴博物何所不體何所不言豈可如此其執滯哉一
客嘿後一客曰子稱墨水天下所無也何言之不當
也夫名勝以京師為最風景絕世子未之見耳余曰
昔宋玉作賦豔稱其東家女子曰天下之美莫如楚

善論詩趣者翻

此論甚靈通
捷足以解金

金波者主人變
更今稱有明樓
是亦時世之變
而雪月花則尚
與此篇映帶

國。楚。國。之。美。莫。如。臣。里。臣。里。之。美。莫。如。臣。東。家。夫。宋。
玉。宣。必。行。天。下。窺。人。閨。門。較。其。好。醜。而。後。言。之。哉。吾。
美。我。所。美。奚。問。其。他。雖。然。江。都。佳。麗。其。間。名。勝。有。不。
多。讓。者。子。如。不。我。信。則。雪。如。月。如。花。當。此。時。試。買。舟。
柳。橋。泛。墨。陀。繫。于。白。髭。之。下。行。牛。祠。梅。冢。酒。旗。歌。板。
間。而。又。西。其。舟。登。金。波。樓。縱。目。一。觀。而。後。來。吾。與。子。
再。論。之。一。客。笑。二。客。去。爰。錄。其。語。以。為。詩。序。

聞翁嘗在洞菴先生門下僕則先生晚年弟子讀
此篇從容不拘善得先生風度不勝欽仰
坂谷明

嚶鳴集序

往者我友揚園竹內子行歲採今人詩鏤版行世後
屬世多事缺焉者數歲昨歲乙丑乃刻第六集今茲
丙寅又刻七集八集意以為世已無事乎是可喜也
昔人有以洛陽名園興廢卜天下治亂者余於此編
亦作如是觀或曰恐不如子意得無世益多事乎嗚
呼是聲詩可以考矣如其音澹然而和則無事之徵
也雜然而憂則多事之驗也俟刻成吾將與子行把
酒江樓共誦誦之慶應二年季秋牧山樓主人佐藤

諷誦之下加以
卜世治亂五字
何如羽峯

楚材撰

簡鍊老成短篇而餘韻悠然妙妙 金嘉穗
詩心聲也聽之亦可以卜世治亂盛衰文字簡短
而意思雋長 南摩羽峯

陸宣公全集序

我藩學校舊有陸宣公集之版蓋寬政中所刻也塵
埋已久頃學校有司謀欲印行於世校讎已完叙曰
三代已降經國之書無慮十數於唐吾獨推貞觀政
要陸宣公集為之翹楚貞觀政要歷代帝王經筵進
講殆與六經為伍惜夫陸宣公集宋蘇軾諸人嘗一
繕寫進呈自餘蓋寥寥也夫方德宗興元之際唐室
之亂極矣猜忌姑息壅蔽聚斂閹豎權姦驕將叛卒
一切應有不應有之變紛然百出陸宣公挺立其朝
謀猷剴切發而為奏議為制誥又出其悲憤感慨之

九語却警語全
篇精神自茲發
出謹園以補遺
漏開廬

餘者為雜文。為聲詩。而如奏議。推為古今第一。奉天
 一詔。兆億感泣。再造唐之天下。故蘇軾之言曰。聚古
 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世志於經國者。玩而味之。
 神而明之。則汨汨然。渾渾然。何務不可應。何變不可
 御。夫天下之理。有常有變。常易處而變難御。太宗貞
 觀之治。如彼。故政要。雖善亦言其常已。而德宗興元
 之亂。如此。故陸宣公集。則盡天下之變。所謂疾雷破
 山而不驚。大風振海而不怖者。必於是書乎得之。昔
 者魯哀公。問仲尼之言曰。寡人固矣。不固。安得聞斯
 言。假令非有德宗興元之亂。則公亦蘊藏其忠言。謹
 要更出色。朗廬

保護者人主之
 職。過而謝者。即
 人主之常道。而
 謝而不改。更使
 人民收淚。如德
 宗者。比比。雖有
 宣公。其奈之何。
 朗廬

宣公遇太宗。政
 要更出色。朗廬

妙話妙話。歲寒
 則愛。松者之幸
 也。朗廬

此段人必曰腐
 是必不解。日新
 者。朗廬

論而死。世安得有是書。其有之。唐之不幸。而後人之
 幸也。雖然。經國有本。必也溯於二南雅頌。典謨訓誥。
 脩身齊家。文武以為規。克儉克勤。禹以為軌。咸有一
 德。湯以為範。惟精惟一。允執其中。唐虞以為師法。庶
 乎其可矣。嗚呼。談及此。何容易。讀者其念之。是書舊
 無注。注我先輩石川氏所著也。有序佚。凡若干篇。尚
 橫敦牂。明治三年。尾張教授佐藤楚材叙
 滿腹大文字。發出光欲萬丈。丹羽花南
 精神自南豐來。行之以半山。非淺者之所解。坂谷
 朗廬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本政記摘注叙

本朝記載大則數十百卷、小則三數卷、正史埜乘、不勝枚舉、而除常史一二種之外、大率如未經釐正者、多雜出無緊要之事、朱彝尊所謂識其小者、不獨東鑑也、識者惜焉、獨先輩山陽氏政記一書、縮二千年行事於數卷、舉其大而緊要者、可以觀治亂、可以識成敗、可以考存亡、可以辨得失、可以知世變、瞭然如指掌然、但其書間有疑難索解之處、從學鯁生、往往問而不休、余老矣、頗厭之、於是三冬餘暇、為作摘注二卷、以授之、聊省齒牙之煩、昔河村先生謂余曰、注

注也、讀瀆也、如川瀆之流而無滯、謂之讀、讀者其果能然乎、雖然、抑末也、列聖深仁厚澤、固結民心、維德維威、遠及三韓、肅慎、上下一意、節用蓄力、能殲蒙古大敵、和氣公大節、千載凜有生氣、憲清高蹈、如天外冥鴻、其他大權下移、奔競營私、禍患常起於繼續之際、源平之亂、生於閨閤、鎌倉室町之亡、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織田石府一錢斬盜之酷、豐公鞭笞土地、凡如是之類、大書特書、作者三致意者、於是乎在焉、讀者其無徇末而遺本可也、昔余寓昌平、鬻亡友會津松本實甫、勸余西遊、從山陽氏、余別有所志、不從其

言、當時政記諸書、未布於世、實甫慷慨有大志、天下奇士也、使其在世、時或引滿大酌、開卷俱讀、上下議論、則感奮激昂、當何如也、九原不可起、悲良友之不可見、援筆偶念及此、黯然淚下、因併記此、

山陽氏苦心處、發揮無餘、思應地下含笑曰、得真知已矣、南摩羽峯

--	--	--	--	--	--	--	--	--	--

唐宋八大家文摘注叙

立論千古不替。
 足以垂教後世。
 今夫祖。梨橘柚酸。甜甘苦其味不一。其為佳實則一。
 今夫唐宋八家之文。渾渾噩噩。紆餘適折。其體各異。
 其為正宗。則同。而宋文較易讀。唐則間有險句難字。
 頗費解者。近日家塾日講。唐宋八家文。亦居其一。乃
 使栗山天民。服部士辰。先撰韓柳二家注。數閱月告
 成。取而閱之。略加點定。名曰摘注。叙曰。夫吾邦之文。
 上古尚矣。中古以還。作者世不乏其人。然大抵皆見
 昭明氏文選之風。祖之。絢爛有餘。其弊也。弱。厥後。護
 園氏出。聞明李王之風。慕之。毅然起而揭之。以簧鼓
 探微摘隱正本
 清源絕大議論
 絕大關係孫

文氣汪洋即求
之大蘇集中亦
不多得孫

天。下。一。時。學。者。務。削。取。秦。漢。已。上。以。為。工。於。是。乎。吾。
邦。之。文。一。變。而。其。弊。也。晦。及。至。寬。政。年。間。栗。山。精。里。
約。山。春。水。諸。大。儒。鬱。起。經。學。文。章。烜。赫。乎。天。下。而。其。
文。嚴。嚴。正。正。皆。宗。八。家。展。臂。一。呼。天。下。靡。然。從。之。於。
是。乎。吾。邦。之。文。再。變。既。不。流。於。弱。又。不。陷。於。晦。其。高。
殆。與。元。明。清。諸。家。齒。未。肯。溟。滓。然。為。之。弟。要。皆。八。家。
之。正。脉。也。八。家。文。沈。德。潛。讀。本。其。撰。頗。簡。潔。便。於。誦。
習。尤。盛。行。於。世。雖。以。余。朝。日。塾。之。小。挾。其。書。而。會。者。
不。下。二。百。餘。人。退。而。相。與。講。習。時。或。聚。訟。紛。紛。是。吾。
所。以。使。天。民。士。辰。撰。茲。編。也。雖。然。瑣。瑣。箋。釋。特。為。尋。

知人論事具大
識力不僅以文
章擅長孫

行。數。墨。者。設。耳。如。其。渾。渾。噩。噩。紆。餘。道。折。之。美。未。敢。
論。及。猶。粗。梨。橘。柚。酸。甜。甘。苦。咀。嚼。者。自。知。可。也。往。者。
余。在。江。都。得。才。子。三。人。桂。大。造。浦。蓉。湖。山。田。慎。山。田。
慎。年。十。二。嘗。作。管。公。化。雷。論。爛。然。可。觀。眾。稱。為。神。童。
餘。二。人。其。才。亦。相。伯。仲。今。天。民。士。辰。亦。皆。妙。齡。其。才。
亦。與。前。三。人。者。相。伯。仲。而。其。志。超。特。誠。勉。勉。不。已。其。
所。造。曷。可。測。也。異。日。回。視。茲。編。其。戴。晉。人。之。一。映。哉。
光。怪。陸。離。精。詳。考。覈。非。深。得。諸。大。家。奧。妙。者。不。能。
道。隻。字。孫。謫。

文明字類序

籀書急就尚矣。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分別部居，始於一終於亥，凡十二篇。由是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鉉作繫傳，咸發說文之旨。其後廣韻集韻韻會正韻字彙正字通字典先後成書，世有廣益讀書之士，有所遵守，然大抵相祖述。脫者仍其脫，誤者承其誤，未能無遺憾焉。余少時欲補脫正誤以輯一書，至今未果。頃福岡欽崇持茲編來徵序，余受而閱之，字必有紐，訓必有徵，而徃徃補脫正誤，可謂獲我心矣。獨惜其書止於國字，然欽崇年富力強，他日輯漢字一大部

書所謂脫誤悉取而釐正之。而復說文部居之舊。存先民之規矩。余企而望之。欽崇東京人少從余學。博通經史。作文有劉青田之風。又善書。歲戊辰。同余移尾張。曩余為山長。日薦為教職。性恬澹。不喜仕進。無幾辭職。築室三楹。雜蒔竹木花草。左右圖書。乃六易。裘葛。克著茲編。有裨於世。不淺淺矣。其可嘉也。所著皇國地名字類。高德軍旗帖。共行於世。

叙無可叙者。有多少曲折。非老手不能。鷺津教堂

國史略叙

菊池君子顯氏。世所謂三溪先生也。家世撫仕。住東京。往年移居於西京。杜門謝客。灯火炯然。著述自娛。乃自流溯源。先著國史略第三編。起於明治中興。訖於薩亂平定。次著第二編。起於豐公東征。訖於慶安中。已刊行於世。今又著初編。起於神代。訖於聚樂會盟。於是皇國上下數千年史備矣。其間治亂興替。美惡得失之跡。瞭如睹火。刻成寄書徵叙。余不文。然竊喜君斯舉。乃不可不一言。夫史載行事。垂勸戒。溯之於古。春秋之遺法也。故比諸傳經。為最難。是以

此段下五箇字，以為後半三漢子善繼箕裘，父子祖孫不墜家聲之伏線，作法緻密，無針可下，如織京羽二重，三溪。

此段應前遷固數子父子相繼著一部不朽書之事，以為一小東，再下余嘗二字，別開局面，起議論波瀾，壯闊若

概非一人一代之力所能辦。故司馬談子遷、班彪子固、女昭、姚察子思廉、李德林子百藥、李太師子延壽、父子相繼，而後克有成。今君以數年間，褒然成三大編，雖曰才學超群之所致，得非有所承於前乎？君前世概以文學聞，至考備前守君，聲名最顯，如其海議一書，膾炙士林。當時與滕東湖、田桂園並稱為三俊，宣可無述，作貽子孫乎？不然，以一人有限之力，網羅數千年行事，無有遺漏，洵可謂偉也矣。余嘗憾昔者周宣王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召虎諸賢濟濟周行，咸從事於功業，無復一人退執南董之筆者，是以宣

千水奔注，歸於東海，筆力扛鼎，文氣汪洋，引龍經吉日車攻諸章，上下對照，乍用側筆，抑彼揚此，三溪。

公經藝精邃純茂，如讀朱秀水文，已有此一序，鄙著光焰萬丈，亦將衝斗牛而逼於紫微矣。三前半極用濃厚筆相點染，故至

王中興盛德大業，僅於詩吉日車攻采芑諸篇所詠歌，想像其一二耳。其南征北伐之詳、文物政治之懿、湮滅無聞，不可得而考焉。善哉！今君絕志仕進，寄跡江湖，專事鉛槧，百世之下，文獻可徵，余知後世無復有如余抱遺憾者矣。余長於君二十年，君之幼也，屢聞神童之稱，及長，五山、磐溪、枕山諸人嘖嘖稱為才子。嘗於枕山之所，觀君詩集，中有開遍春田芍藥花之句，清新可喜。至今未忘於懷。今乃見其白髮種種，為老成宿儒，則余老何如哉！而無復足言者。君則克成名山之藏，可傳不朽，信乎小學之所殊。相什佰千

結繳極下雅澹
筆畫取姿致文
情雙絕烟波無
際善學廬陵口
角別出機軸者
三溪

萬也。遂書之以為叙。

純不肖區區小著獲此大手筆聲價百倍九鼎大
呂不啻也若其推獎過當世自有定論在焉雖不
敢當亦不敢辭也菊池三溪

冰雪帖序

雲將同風倒吹山人掩門獨酌忽有剝啄友人真庵
子袖詩帖而來問序於山人且曰茲帖始欲刻謀村
子一人詩既而一生二二生
以五人曰增田白水
曰和田澹齋曰淺田藤山
同齋及余各錄詩數
章以為異日銷夏負暄之娛其次序則以齒亦子路
曾皙冉有公西華之例也於是山人放杯繙帙反覆
琅誦清而婉麗而不靡戍削而無刻劃之痕體無不
備各擅其妙乃謂真庵子曰善哉其增之也不覩夫
器乎不獨弘璧琬琰大玉希玉珊瑚圭璋可貴可重

也。必也。胤之大貝。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及夫維金三品。盪劍鉞鏐。瑀戈敦酋。禹膏玉獻。經鐔寧磬。鈔甬錢。禹大而灑。離鼓馨。沂韶。嵩產小而筭。籥筠。筠料並舉。雜陳。然後足以供異觀。資博物。詩亦類是。抑吾聞之。水月唵社。作家頗多。其他太乙風花。天籟井南。大朴蓉裳。亦皆我尾之選也。夫五者。河圖中數。小衍為十。大衍為五十。蓋增五人為十。為二十三。上不多多。益善乎。真庵子笑曰。甚哉子之頭巾氣也。吾輩豈講陳搏之腐學哉。雖然。將與諸子謀。真庵子去矣。山人醉矣。但聞牆頭篋策。琴琴不已。

予嘗讀護園文集。中有印譜序一篇。奇幻靈怪。不可方物。拍案曰。徠翁奇才。宜乎擅場於當世也。今又讀高文。中間混化顧命。禹貢等文字。色色陳列。與徠翁印譜序。相頡頏。不多遜。亦拍案曰。牧山先生奇才。宜乎擅場於當今也。菊池三漢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本政記論贊講義序

先提題語行文
即有精采蒙蒙

躬偃一室而心關百代之失得弗恤已鹽壑而愛人家國是山陽賴先正病中自題其真之語也夫日夕營營轅馬喧擾其行盡如馳要皆在弋一身一家之腴而已獨先正挺然高視不恤其身唯世之憂嗚呼北斗以南豈復有斯人哉初先正著外史廿二卷閱二十寒暑乃成嘗賦詩曰一部東方相斫書其意蓋在誅姦雄於旣死發幽德之潛光特以在霸治之日隱約其辭使讀者自得言外而胸中蘊蓄未盡於是晚年起作政記十六卷時偶罹疾醫曰疾不可治也

乃日夜勉強鉛槧。且曰。我欲必成之。而後入地。及疾革。曰。我死期迫矣。猶手政記。刪潤不止。忽閣筆就枕。溘焉逝矣。未脫眼鏡。先是親友伊勢猪飼敬所來訪疾。談及。南北朝議不合。敬所已去。慨然瞑目曰。苟以。北朝為正統。豈以新田楠諸公為亂臣賊子乎。遂著正統論一篇。入之政記中。夫如是。其所謂躬偃一室。而心關百代之失得。不恤己鹽齏。而憂人家國者。豈不亦信乎。昔朱紫陽注四子。易箒之際。手改誠意章句。自古大雅君子。為世道人心起見。當死生之際。猶且惓惓用心。類如此。洵匪夷所思也。紫陽嘗曰。

一生精力盡於四子。意先正於政記。其亦然乎。是豈可以尋常著述視之哉。善哉。門人石橋子罕。著論贊講義若干卷。以便於初學。詳明確實。足以發揮先正之微衷矣。余乃為序之。蓋亦所謂樂道之者。不一而足云。子罕名尚寶。一字月峯。尾張人。

賴先輩一生苦心。揭出如觀火。鷺津菴裳。

牧山樓文鈔卷之上終

010190527064

48-13641

